



論黃永武教授釀理敦煌唐詩的貢獻

林聰明

逢甲大學中文系教授

摘要

唐代距今千餘載，唐詩經歷代輾轉傳抄，不僅文字難免有所差異，後人的訓釋也多有出入。敦煌唐詩寫本大抵抄寫於唐五代之時，距離原詩寫作年代頗為接近，經過輾轉傳抄的次數較少，訛誤的情況自然也較少，具有輯佚和校勘考訂的重要價值。

黃永武教授對敦煌唐詩的釀理工作，其選材原則大抵有二：（1）以唐代詩人為對象，（2）以敦煌唐詩輯本為對象。他不僅能即時掌握重要材料，且能博觀會通詩意。其校勘比對的方法，乃是避免「某作某」的簡單異文校勘，採用「活校」的態度，從字義、制度、音律、修辭、語彙、辨偽等方面，考訂敦煌本唐詩對唐代詩歌研究的價值。

黃永武教授釀理唐詩，頗能充分利用原始材料，考鏡源流，辨音釋義，以敦煌本為宗，兼采今本以附益其義。同時廣泛吸收前哲時賢的研究成果，集諸家之善，作正確的判斷。更且獨創新意，多所發明，開創多元的校勘方法，理清並展現了不少唐詩的原始面貌。



論黃永武教授釐理敦煌唐詩的貢獻

今日敦煌文書出版品頗為豐富，我們看到的唐代詩人與詩歌的數量，比以前來得多，對於唐代詩歌的研究釐理，應該能夠更加廣泛而深入的探討。黃永武教授釐理敦煌唐詩的研究方法及其豐碩成果，正足為我們參考學習的優良典範。

關鍵辭：黃永武、敦煌、唐詩、校勘



On Professor Huang yong-wu's Collation of the Tang Dynasty Poetry of Dunhuang Manuscripts

Lin Tsung-Ming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Feng Chia University

From the Tang Dynasty to the present day have been more than a thousand years, through continuous replication of poetry at that time, not only the text will inevitably be some differences, the descendants of people who also have a difference in the case of interpretation of the poetry. The poetry of Dunhuang manuscripts were copied in very early age, so the error occurred naturally less, and with the important value of collention and collation.

There are two principles in selected materials of Professor Huang Yongwu's collation of the Tang dynasty poetry of Dunhuang manuscripts: (a) the object of Tang Dynasty poet, (b) the object of Tang Dynasty Poetry Series of Dunhuang manuscripts. He is not only able to immediately grasp the important material, but also to proficient the meaning of poetry. From the meaning of words, the system, rhythm, rhetoric, vocabulary, detection of forgeries, etc., Professor Huang carefully examines the value of the Tang Dynasty Poetry of Dunhuang manuscripts .



Professor Huang takes full advantage of Dunhuang to examine the origins of the poetry, to identify the sound and meaning of the poetry. He can absorb a wide range of other scholar's research results, and will set all the advantages, make the correct judgment. At the same time, he can create a variety of collated to show a lot of original features of Tang Dynasty poet.

Today we can see more of the Tang Dynasty poetry. For the study of Tang Dynasty poetry should be more extensive and in-depth discussions. Professor Hwang's research method and its rich achievements of Tang Dynasty Poetry Series of Dunhuang manuscripts, is sufficient as a fine example of our reference study.

Keywords : Huang Yongwu, Dunhuang, Tang Dynasty Poetry, Collation



一、前言

世人常稱許宋刻為精善本，然古籍傳至宋代，已屢經輾轉傳抄刊刻，其祖本來源常有不同，以故字句內容或先後次序，每每產生歧異的情況。宋刻中，亦有粗劣本子，脫誤滿紙，雖碩學宿儒亦可能陷其誤而不知。大抵言之，應以較早版本更為接近原書本真。敦煌文書絕大多數抄寫於五代以前，遠較後世傳刻的書籍為早，自然也較為可靠。這些材料所具有的文獻價值，乃是多方面的。以四部典籍為例，敦煌本保存了古籍原貌，不僅可以考辨亡佚的古書，也可考明補正現存版本的缺失，以及證明古籍徵引前代文書的訛誤。敦煌文書不僅對國學的研究大有助益，甚至提供了豐碩而嶄新的材料，增進我們對中國古代文學和社會文化的瞭解。

唐代敦煌地區雖接受西域文化的影響，基本上還是承襲中原文化，故敦煌文書中的文學資料，除河西文學之外，也有許多中原文士之作，其中在文學史上享有盛名者不在少數。藉此亦可窺知古代敦煌人士誦讀的文學作品，實與中原之人無異。

敦煌所見的唐詩，屬於唐代著名詩人的詩集者，有《白香山詩集》、《高適詩集》、《李嶠雜詠注》、《王梵志詩集》等；另有唐人選唐詩的抄本，卷帙較多，有的存幾家幾首詩，有的存十幾家幾十首詩，有的則存幾十家上百首詩，這些作品大都為唐代詩人的名篇佳作。其他還有不少唐人佚詩，如韋莊〈秦婦吟〉、李翔《涉道詩》等等。可見風靡唐代社會的詩歌熱潮，也流行到遠在西陲的敦煌地區。

宋計有功《唐詩紀事》收錄唐代詩人凡一千一百五十家；清代編《全唐詩》，收錄二千二百餘家，共錄詩四萬八千九百餘首。



然而，敦煌的唐詩寫本卻存留了許多《全唐詩》未收錄的佚詩，可見後世的唐詩輯本並未能將唐人詩歌盡行收入。由於敦煌唐詩寫本大抵抄寫於唐五代之時，距離原詩寫作年代頗為接近，經過後代輾轉傳抄的次數較少，訛誤的情況自然也是較少的，是以具有輯佚和校勘考訂的重要價值。

1980年代初期，永武師編輯《敦煌寶藏》140冊¹，將當時散落世界各地的多數敦煌文書整理出版，裨益海內外學者。其後，主編《敦煌遺書最新目錄》²，將各地敦煌資料重新整理編目，並加以增補修正，便利學者翻檢研究。然而，永武師的敦煌學研究重點，主要在唐詩方面。他將多年整理敦煌唐詩的論文成果，匯集在《敦煌的唐詩》³、《敦煌的唐詩續編》⁴兩書。其後，又陸續擴大應用於《中國詩學·考據篇》⁵、《中國詩學·鑑賞篇》⁶等書中。

筆者就讀大學時期，曾受教於永武師講授的「國學導讀」課程。永武師編寫的講義頗為專業精詳，課堂講說條理清晰，深中肯綮，故能引領學生跨入國學之門。其後，又陸續拜讀永武師的豐碩學術著作，包含經學、文字學、考據學、詩學、美學、敦煌學等等，對於永武師能以淵博深厚的學養，展現非凡的研究成果，自然敬佩不已。

猶記得永武師《敦煌的唐詩》才出版兩個月，筆者即蒙賜贈一本，拜讀之後，深為感佩他對敦煌唐詩的精深整理功夫。嗣後又拜讀《敦煌的唐詩續編》及《中國詩學》諸篇鉅著，更加敬佩

¹ 黃永武編，《敦煌寶藏》，新文豐出版公司，台北，1981-1985。

² 黃永武編，《敦煌遺書最新目錄》，新文豐出版公司，台北，1986。

³ 黃永武，《敦煌的唐詩》，洪範書店，台北，1987。

⁴ 黃永武、施淑婷，《敦煌的唐詩續編》，文史哲出版社，台北，1989。

⁵ 黃永武，《新增本中國詩學·考據篇》，巨流圖書公司，台北，2008。

⁶ 黃永武，《新增本中國詩學·鑑賞篇》，巨流圖書公司，台北，2008。



永武師斟理唐詩能充分利用原始材料，考鏡源流，辨音釋義，以敦煌本為宗，兼采今本以附益其義。同時，還廣泛吸收前哲時賢的研究成果，不僅集諸家之善，更且獨創新意，多所發明，開創多元的校勘方法，理清並展現了不少唐詩的原始面貌。

今筆者謹就《敦煌的唐詩》、《敦煌的唐詩續編》、《新增本中國詩學·考據篇》、《新增本中國詩學·鑑賞篇》等書（以下簡稱《黃校》）中，所見永武師校釋的成果，略論其在斟理敦煌唐詩上的貢獻。

二、《黃校》敦煌唐詩能即時掌握重要材料

學術研究有其階段性，每個階段的研究重點與方法未必相同。以敦煌學發展歷程而言，早期因敦煌文獻散落世界各地，學者的研究內容偏重在調查和抄錄資料，作初步的文獻整理。其後，各地資料逐漸發佈，學者因此能掌握相關敦煌文獻，就其專精領域作專題研究，而敦煌唐詩便是眾人矚目的研究領域。

唐朝是詩歌的黃金時代，名家輩出，體制完備，內容豐富，技巧成熟，以至於派別分立，是故敦煌唐詩資料的耀眼光輝，吸引了許多學者的關注。然而，敦煌唐詩不僅數量眾多，而且相關寫本分藏於世界各地圖書館中。其內容既有中原的作品，也有敦煌的作品；有的是在詩壇享譽的名家鉅製，也有民間人士乃至學童之作；有的已見於《全唐詩》及其他著作的傳世詩歌，有的則是《全唐詩》不載，而僅見於敦煌遺書的佚詩。這些材料的複雜性質，使得敦煌唐詩從收集整理到校勘鑑賞，加以深入考探，並非是容易之事。

王重民最早從事敦煌詩歌的輯錄工作，編撰了《補全唐詩》及《補全唐詩拾遺》。之後，有巴宙《敦煌韻文集》、永武師《敦



煌的唐詩》和《敦煌的唐詩續編》（與施淑婷合著）、汪泛舟《敦煌僧詩校輯》等書。其中，巴宙《敦煌韻文集》和汪泛舟《敦煌僧詩校輯》，主要是以題材分類，選輯敦煌文書所抄錄的相關詩歌及讚頌作品，卻較少考辨論述。而永武師研治敦煌所見詩歌，則是深入一層的將重點放在斟理與鑑賞上。

永武詩斟理敦煌所見詩歌，其選材原則大抵有二：

（一）以唐代今存詩篇之詩人為對象

《黃校》所斟理的敦煌詩歌作品，乃是以唐代詩人為對象，計有李白、王昌齡、孟浩然、白居易、李昂、荊冬倩、丘為、陶翰、常建、張謂、岑參、高適、蔣維翰、劉商、朱灣、劉希夷、郭震、皇甫斌、蔡希寂、祖詠、李斌、哥舒翰、崔顥、王維、宋之問、李嶠等等諸多詩人之作。

中國古代書籍的散亡率頗高，尤其是詩篇，未必是作者自定手稿，往往需靠後人代為收集，而後始流傳於世。凡能流傳後世者，大抵都是名篇佳作。《黃校》入選的詩人之中，包羅了不少唐代前後期的大詩人，如初唐的宋之問、李嶠、劉希夷；盛唐的如李白、王昌齡、王維、孟浩然、岑參、高適、李昂、丘為、陶翰、常建、張謂；中唐的如白居易、荊冬倩等人。

（二）以敦煌唐詩輯本為對象

敦煌文書中有一些唐人詩集寫本，如《唐人選唐詩》、《白香山詩集》、《珠英學士集》、《高適詩集》之類，因為多是名家作品，頗為引人注目。

永武師認為詩歌在校勘時，除了全集的各種刻本外，各家的



選詩也亟宜留意。如唐人所選的各種唐詩集，校勘唐詩時裨益甚大。⁷故《黃校》頗能掌握這些精華資料，加以統合整理，詳加釐理，獲得世人重視。舉例如下：

- (1) P.2567《唐人選唐詩》共存唐人詩歌七十三首，其中李白詩佔有四十三首，《黃校》即根據 P.2567《唐人選唐詩》材料，撰寫〈敦煌所見李白詩四十三首的價值〉。⁸
- (2) P.2567《唐人選唐詩》抄有王昌齡詩七首，《黃校》即根據 P.2567《唐人選唐詩》材料，撰寫〈敦煌所見王昌齡詩七首的價值〉。⁹
- (3) P.2567《唐人選唐詩》抄有孟浩然詩九首，P.3885《殘詩集》抄有孟詩二首，P.3619《詩集殘卷》抄有孟詩一首，《黃校》輯合這些材料，撰寫〈敦煌所見孟浩然詩十二首的價值〉。¹⁰
- (4) P.3597《詩集》抄有白居易詩三首，P.2492(舊編 P.5542)《詩集》抄白居易詩十七首，《黃校》輯合這些材料，撰寫〈敦煌所見白居易詩二十首的價值〉。¹¹

整體而言，永武師當時洞燭機先，以其精湛的詩學涵養，快速擇取敦煌所抄錄的唐代各家詩歌，加以釐理考訂，而且獲得豐碩的成果。

⁷ 黃永武，〈詩歌校勘法〉，《新增本中國詩學·考據篇》，巨流圖書公司，台北，2008，P.56。

⁸ 黃永武，《敦煌的唐詩》，洪範書店，台北，1987，PP.1-72。

⁹ 黃永武，《敦煌的唐詩》，洪範書店，台北，1987，PP.73-86。

¹⁰ 黃永武，《敦煌的唐詩》，洪範書店，台北，1987，PP.87-108。

¹¹ 黃永武，《敦煌的唐詩》，洪範書店，台北，1987，PP.121-172。



三、《黃校》敦煌唐詩方法多元，層面詳博，樹立詩歌校勘典範

校勘的目的有三：一曰存真，二曰校異，三曰訂訛，旨在將同一資料的相關版本加以比較，考訂文字異同，確定原文的真貌。敦煌唐詩寫卷是現存最早的唐詩版本，和今傳版本比較，多有異文。故敦煌唐詩具有重要的文獻價值，可持與今本相互比勘，疏疑訂訛，悉究其義，得其本真。

一、《黃校》敦煌唐詩能以活校方式，博觀會通詩意

永武師研治敦煌唐詩，首先重在異文的釀理工作。他釀理 S.555 號唐詩寫本時說：

前人研究唐詩，大抵皆以蒐集唐代佚詩為主，……但本文則重在異文的校勘，所以對今存唐詩的比對，為全文的重點。¹²

至於校勘比對的方法，永武師則是避免了一般簡單的「某作某」的異文校勘，而採用「活校」的態度。他撰寫《敦煌的唐詩》時說：

本書以敦煌卷本為主，取諸家詩集的多種版本相對勘，不僅研究文字異同「某作某」的「死校」，更利用修辭學及句

¹² 黃永武，〈敦煌斯五五五號背面三十七首唐詩的價值〉，《敦煌的唐詩續編》，文史哲出版社，台北，P.19。



法習慣的觀點，把文字改動後，對詩意的牽連影響，作詳細的說明，所以本書是試講異文是非的「活校」，用以證明敦煌詩卷的出現，在唐詩研究方面的價值。¹³

永武師《敦煌的唐詩》一書，即是以敦煌詩卷為主，持與今存諸家詩集的多種版本相互比對校勘，研究文字異同。然而他不只是羅列眾本異同，還作是非判斷，考訂訛誤。他比傳統詩歌校勘優勝之處，在於善用修辭學理論，尋繹詩中的句法習慣，推闡辭語意境，這個優勝處充分顯現在他陸續撰寫的《中國詩學·考據篇》與《中國詩學·鑑賞篇》等書中。更因永武師曾經潛心音韻訓詁之學，能就文字異同考辨音義，條分縷析，詮釋其大旨，故其斟理成果每每有所獨得，發皇新意，糾謬前說。

二、《黃校》敦煌唐詩能開創詩歌多元校勘方法

（一）《黃校》敦煌唐詩能運用不同的方法

關於古籍的校勘，陳垣提出了四個重要方法：（1）對校法，即以同書的祖本與別本對校。（2）本校法，即以本書前後內容互校互證，抉摘差異，以知其謬誤。（3）他校法，即以他書校本書。（4）理校法，即在無祖本或他本可據，或數本互異，無所適從之時，以道理定是非的校勘法。¹⁴前三種方法都是注重在文字異同的比勘上，比較屬於「死校」的方式。第四種則是憑校者的學養，作出正確的判斷。

永武師對詩文的校勘，除了採用傳統的「死校」方式外，更

¹³ 黃永武，《敦煌的唐詩·序》，洪範書店，台北，1987，P.2。

¹⁴ 陳垣《校勘學釋例》，中華書局，北京，1959。



加重視「活校」的功夫。他以細密分析的思考，推衍陳垣的四種校法，並配合詩歌獨特的體裁，將詩歌常用的校勘方法詳分為三十一條，例如：「據古本校」、「據輔本校」、「據選本校」、「據相關書校」、「據類書校」、「據詩話校」、「據注文校」、「據本人其他書校」等等，¹⁵並且將這些方法充分運用在敦煌唐詩的整理上。茲舉「據古本校」為例說明如下：

校勘需選擇版本，一般而言，善本比較無訛文脫字，適合作為校勘的底本，而古本正是善本的重要來源之一，敦煌唐詩寫本便是唐代詩歌最古的寫本。永武師說：

就唐詩來說，除了詩人的手跡外，敦煌出現的唐人寫本，該是最古的了。根據唐人寫本殘卷，改正唐詩，自然較他本為可信。¹⁶

永武師認為要欣賞詩，不能不注意校讎的工作。我們平常從書冊上讀的唐詩，已經過一千二百年後代人輾轉抄寫或刻印，不斷增添錯字。流傳越久遠，錯訛便越多。¹⁷以李白〈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詩為例，此詩文句在通行的刻本作：

故人西辭黃鶴樓，煙花三月下揚州。孤帆遠影碧空盡，唯見長江天際流。

¹⁵ 黃永武，〈詩歌校勘法〉，《新增本中國詩學·考據篇》，巨流圖書公司，台北，2008，PP.54-80。

¹⁶ 黃永武，〈詩歌校勘法〉，《新增本中國詩學·考據篇》，巨流圖書公司，台北，2008，PP.54-55。

¹⁷ 黃永武，〈讀者的悟境〉，《新增本中國詩學·鑑賞篇》，巨流圖書公司，台北，2008，P.32。



敦煌本 P.2567《唐人選唐詩》所抄的李白此詩，無論是題目或詩句，皆與通行本頗有不同。其題目作「黃鶴樓送孟浩然下惟揚」，詩句則作：

故人西辭黃鶴樓，煙花三月下揚州。孤帆遠映綠山盡，唯見長江天際流。

永武師料理此詩，除了選擇敦煌古本為底本外，也廣備副本，兼採宋元明清刻本持與敦煌寫本參校。所得結論如下：

(1) 在詩題方面，永武師以古代名物制度相關資料，證明敦煌本能保存古真的面目。他說：

一代有一代的制度，雖相沿革，也有其一定的名分。一代有一代的名物，物或不變，名則屢易。多識當時的制度名物，可以校訂詩中的異文。¹⁸

李白此詩為孟浩然送行，題目中孟浩然前往的地點，到底是「廣陵」或是「惟揚」較為正確，永武師從名物制度的沿革來考訂。他說：

宋本及今本題目作「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廣陵郡唐時屬淮南道揚州，揚州古時稱淮揚。梁溪漫志上記得很明白：「古今稱揚州為維揚，蓋取禹貢『淮海惟揚州』之語，今

¹⁸ 黃永武，〈詩歌校勘法〉，《新增本中國詩學·考據篇》，巨流圖書公司，台北，2008，P.67。



易惟作維矣。」是敦煌本作惟揚能保存古真的面目。¹⁹

按揚州古稱惟揚（維揚），典出《尚書·禹貢》，唐詩中屢有所見，如劉希夷〈江南曲〉：「潮平見楚甸，天際望維揚」；孟浩然〈宿桐廬江寄廣陵舊游〉：「建德非吾土，維揚憶舊游」；杜荀鶴〈送蜀客游維揚〉：「見說西川景物繁，維揚景物勝西川。」可知唐人習用此稱，敦煌本李白此詩題目作「黃鶴樓送孟浩然下惟揚」，應該頗合唐人的習慣用語。

（2）在詩句方面，永武師以其他古本持與敦煌本比勘，證明敦煌本的正確性。他說：

據商務《四部叢刊》所印蕭山朱氏藏明郭雲鵬刊本《分類補注李太白詩》卷十五，則「碧山」作「碧空」，又明代何孟春《餘冬詩話》引這首詩，也作「碧空」，是明代本已作「碧空」。而上溯元代至元刻本《李太白詩》二十五卷蕭注本作「碧空」，是元本亦作「碧空」。但據陸游〈入蜀記〉所引李白詩則作「碧山」，並說「帆檣映遠，山尤可觀」，是宋人所見尚作「碧山」，以為帆山相襯托，空間的立體感才更明確。²⁰

又云：

吾人雖懷疑「碧空」是指秋高氣爽的九月，「碧山」才與「煙花三月」相應，然而單靠文義的呼應還不算是堅強的主證，

¹⁹ 黃永武，〈敦煌所見李白詩四十三首的價值〉，《敦煌的唐詩》，洪範書店，台北，1987，PP.26-27。

²⁰ 黃永武，〈讀者的悟境〉，《新增本中國詩學·鑑賞篇》，巨流圖書公司，台北，2008，PP.34-35。



迨至看到敦煌所藏唐代中葉詩選殘卷，題為〈黃鶴樓送孟浩然下惟揚〉，第三句作「孤帆遠映綠山盡」（見《羅雪堂全集》四編五冊二二四一頁），可見明本作「空」是錯的，應該作「山」。同時也發現「孤帆」與「遠影」的意思有些重複，原本作「遠映」也比明清本作「遠影」好。²¹

永武師主張應憑底本來談詩的鑑賞，他認為敦煌本乃是最接近唐詩底本的手卷，可以作為定底本是非的依據。陸游是宋朝人，所見版本較明朝人為早，永武師依據宋人所見古本，考訂李白此詩應依敦煌本作「碧山」為是。

此外，永武師認為詩有作者的「心境」與所表現的「詩境」二個境域，欣賞詩應由詩境進窺作者的心境。²²因此，他也從文義的前後聯貫，和意境的營造層面，將李白此詩今本與敦煌本的異文作比較：

「碧空」大抵適宜描寫秋季九月，「碧山」、「綠山」才與上文春季「三月」相應。空有透明義，作碧為佳。形容山，則綠、碧皆入聲，出入不大，可見作「綠山」較「碧空」為佳。又「孤帆」即「遠影」，「遠影」即「孤帆」，孤帆遠影四字的意思多少有些重複，原作是「遠映」，則所謂「帆檣映遠，山尤可觀」（陸遊語），將江上的風光時令寫得具體而鮮明，那綠山、遠帆、江流、天光，遠近有序地從眼前直寫到天水

²¹ 黃永武，〈詩歌校勘法〉，《新增本中國詩學·考據篇》，巨流圖書公司，台北，2008，P.55。

²² 黃永武，〈讀者的悟境〉，《新增本中國詩學·鑑賞篇》，巨流圖書公司，台北，2008，P.1。



一線處，充分地表現出匠心佈置的空間深度感。²³

後世鈔刻者有時會憑一己的臆測，改易古人詩文字句，以迎合己見，因而使原詩失真。永武師詮釋敦煌本「孤帆遠映綠山盡」句，認為無論在文義和詩境上，皆較今本「孤帆遠影碧空盡」為勝，又再參照宋人所見古本，確實足以證明敦煌本的正確，同時糾正今本之誤。

（二）《黃校》敦煌唐詩的五個層面

大體而言，永武師乃是從字義、制度、音律、修辭、語彙、辨偽等六方面，來校訂敦煌本唐詩對唐代詩歌研究的價值。其校勘重點主要分成五個層面：（1）「字義齟齬」的校正、（2）「制度不合」的校正、（3）「音律失檢」的校正、（4）「修辭句法不宜」的校正、（5）「詩篇真偽」的辨別。舉例說明如下：

1. 以敦煌本校訂今本的「字義齟齬」

永武師以今本的李白〈將進酒〉詩中「鐘鼓饌玉不足貴，但願長醉不用醒」二句為例，說明今本有「字義齟齬」之處，待敦煌本出現，才能校正錯謬。他說：

饌玉是指筵席上珍美的食品，正在烹羊宰牛、勸酒作樂，總不該說所食的珍品不足貴吧？況且鐘鼓是樂器，饌玉是食物，又如何聯成四字都不足貴呢？後人讀了千餘年，沒發覺有問題，直待敦煌本出現，才知道李白的原文是「鐘

²³ 黃永武，〈敦煌所見李白詩四十三首的價值〉，《敦煌的唐詩》，洪範書店，台北，1987，P.27。



鼓玉帛豈足貴」。鐘鼓齊備是諸侯的樂器陳設，玉帛是諸侯相見時互贈的禮物，「鐘鼓玉帛」是比喻諸侯顯赫的地位不足貴，不是說眼前的樂隊食品不足貴。下文有「陳王昔時宴平樂，斗酒十千恣歡謔」，陳王句即承諸侯不足貴而來，斗酒句即承願醉不用醒而來，脈絡相承，十分細密，今本「玉帛」改成「饌玉」以後，字義已經不通。²⁴

此詩的寫作背景，乃是李白與朋友岑勳到嵩山好友元丹丘的穎陽山居作客，三人登高宴飲。當時李白正處於「抱用世之才而不遇合」之際，便借著酒興，抒發詩情，將胸中鬱結的塊壘淋漓盡致的宣洩出來。

〈將進酒〉是樂府中的曲調，這首詩帶有「勸酒歌」的性質。今本的「鐘鼓饌玉」，代表豪門貴族的奢華生活。「鐘鼓饌玉不足貴，但願長醉不用醒」，意謂「豪門貴族的奢華生活不值得珍貴，我只想在酒中永遠沉醉，而不願醒來」，如此豈不是和「勸酒」的興致相互齟齬嗎？依敦煌本作「鐘鼓玉帛」，說出諸侯顯赫的地位不足貴重的心懷，上下文義通暢無疑，永武師的校訂相當合理。

2. 以敦煌本校訂今本的「制度不合」

永武師以今本的李白〈送程劉二侍郎兼獨孤判官赴安西幕府〉詩中「繡衣貂裘照積雪，飛書走檄如飄風。朝辭明主出紫宮，銀鞍送別金城空」四句為例，說明今本有「制度不合」之處，待敦煌本出現，才能校正錯謬。他說：

詩題說「侍郎」與赴「安西幕府」，就已經與唐代的制度不合。侍郎的地位很高，是四品的官職，不應去做幕府的

²⁴ 黃永武，《敦煌的唐詩·序》，洪範書店，台北，1987，P.3。



職務。幕府中有副使、行軍司馬、判官、掌書記等，都奏請由六品以下的正員官出任，待敦煌本出現，知道詩題中的「侍郎」，原來是「侍御」的錯誤。侍御的地位較低，《漢書》說：「侍御史有繡衣直指」，漢唐有許多制度是相承襲的，本詩中說「繡衣貂裘」正是「侍御」的服飾。

再看敦煌本「銀鞍送別金城空」作「瓊筵送別金樽空」，原來李白只說送別時「金樽」酒空而已，而不是送別時長安金城為之空巷，大概是詩題由「侍御」錯作「侍郎」以後，送別的場面也由「金樽空」而擴大誇張為「金城空」了。送一位六品官，何至於長安為之空巷？形容得過了分。再看《舊唐書·封常清傳》，知道當時安西幕府中的判官有劉眺與獨孤峻，應該就是詩題中所送行的三位客人中的二位，敦煌本的出現，往往發現制度上不合與詩意荒唐的問題。²⁵

唐代稱殿中侍御史、監察御史為「侍御」，後世沿襲此稱，李白有〈贈韋侍御黃裳〉詩。隋唐以後，中書、門下及尚書省所屬各部，皆以「侍郎」為長官之副，韓愈有〈贈刑部馬侍郎〉詩。今本李白此詩，題目直指「侍郎」赴「安西幕府」，永武師認為侍郎的地位頗高，理應不做幕府的職務，詩題顯然與唐代的官制不合，然而後人讀來並未產生疑問。永武師治學既勤，以博洽著稱，勇於「不疑處有疑」，故能覺其未安。以敦煌本參校，並詳考史籍，證明詩題中的「侍郎」，乃是「侍御」的錯誤。

3. 以敦煌本校訂今本的「音律失檢」

詩歌「音律」的講求，主要在於平仄、押韻等方面的安排，

²⁵ 黃永武，《敦煌的唐詩·序》，洪範書店，台北，1987，P.4-5。



藉以使聲調悅耳動聽，句法靈活不板。永武師精擅音律之學，以今本的李白〈贈友人三首之一〉為例，說明今本有「音律失檢」之處，待敦煌本出現，才能校正錯謬。他說：

還有「音律失檢」的，也依仗敦煌本的出現，被檢視出來。如李白的贈友人三首之一，今傳的版本可分作三段：

袖中趙匕首，買自徐夫人，玉匣閉霜雪，經燕復歷秦，其事竟不捷，淪落歸沙塵。（以上押真韻）

持此願投贈，與君同急難，荊卿一去後，壯士多摧殘，長號易水上，為我揚波瀾。（以上押寒韻）

鑿井當及泉，張帆當濟川，廉夫唯重義，駿馬不勞鞭，人生貴相知，何必金與錢。（以上押先韻）

敦煌本中的這首詩，異文暫且不論，它的押韻分成三段，卻不一樣：

我有一匕首，買自徐夫人，匣中閉霜雪，贈爾可防身。（以上押真韻）

防身同急難，挂心白刃端，荊卿一去後，壯士多凋殘，斯人何太愚，作事誤燕丹，使我銜恩重，寧辭易水寒。（以上押寒韻）

鑿石作井當及泉，造舟張帆當濟川，廉夫唯重義，駿馬不勞鞭，大夫貴相知，何必金與錢。（以上押先韻）

敦煌本看來雖不如今傳本押韻段落勻整，今本每段六句，敦煌本則為四句、八句、六句。但是李白轉韻古詩中，常寓有一個少為人知的秘密，那就是在轉換韻腳時，下一段



的第一句末，即須先押新轉入的韻腳，以迎接將來的新韻。這種技巧，今人或叫做「逗韻」，但在今本中，卻失去了這種音律上的技巧。試看今本轉入寒韻時的第一句「持此願投贈」的贈字，卻不是後面將押的「寒韻」，這是後人竄改李詩時，不曾注意到李白暗藏的秘密。²⁶

按李白擅寫七言古詩和絕句，一般認為，他的詩歌在體裁方面形式較為自由，不受格律的約束，是以較少創作格律嚴整的律詩。但古詩有一韻到底者，也有轉韻者。根據全詩轉韻或不轉韻的情形，也可作為校勘的依據。永武師於此處提出高見，認為「李白轉韻古詩中，常寓有一個少為人知的秘密，那就是在轉換韻腳時，下一段的的第一句末，即須先押新轉入的韻腳，以迎接將來的新韻。」亦即李白的古詩有時候也是格律嚴整，後人不知而妄改，致使今本的李白詩格律失檢。

永武師將敦煌本和今本比勘之後，糾正了今本「音律失檢」的錯誤，證明李白詩除了以氣韻取勝之外，在格律的安排上也是有所講究的。

4. 以敦煌本校訂今本的「修辭句法不宜」

永武師以今本的李白〈望廬山瀑布水〉詩為例，說明今本有「修辭句法不宜」之處，待敦煌本出現，才能校正錯謬。他說：

「修辭句法不宜」的問題，牽連到美不美。……舉例來說，如李白的〈望廬山瀑布〉詩二首之一：「初驚河漢落，半灑雲天裏，仰觀勢轉雄，壯哉造化功。」拿敦煌本來一對照，這四句是「舟人莫敢窺，羽客遙相指，指看氣轉雄，

²⁶ 黃永武，《敦煌的唐詩·序》，洪範書店，台北，1987，P.5-6。



壯哉造化功」，字句出入很大。敦煌本所寫是：即使慣於水上生活的舟人，見了這瀑布急水，也不敢多看幾眼，連駕雲奔電的羽客仙人，也只敢站在遠方遙遙地指著欣賞，欣賞這氣勢轉雄的懸泉奔湍。可能是後人嫌它粗俗，才改成河漢驚落於雲天的意思。其實李白第二首廬山瀑布水詩中，已有「飛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銀河落半天」的句子，今本改動後，二首的意思雷同而重複，李白的才思會這般枯窘嗎？幸得敦煌本的出現，替李白作了最佳辯護。²⁷

李白生平遊歷名山大川，非常喜愛廬山風景，他描寫廬山香爐峰瀑布的壯觀，必然十分傳神，故歷來為人所傳誦。此詩今本「初驚河漢落，半灑雲天裏」句，敦煌本作「舟人莫敢窺，羽客遙相指」，永武師認為敦煌本文辭雖較淺俗，但文意更為平順通達。

按此詩起首云：「西登香爐峰，難見瀑布水。掛流三百丈，噴壑數十里。忽如飛電來，隱若白虹起。」乃是描述廬山瀑布如一條白練掛在三百丈高的峭壁上，自山頂傾瀉下來，轟然作響，墜落瀑底水潭之中，氣勢如虹。底下的詩句，如依照今本作「初驚河漢落，半灑雲天裏」，文意難免和前面的詩句「掛流三百丈，噴壑數十里」略有重複。敦煌本「舟人莫敢窺，羽客遙相指」句，形容水上的船夫驚駭於瀑布急水，不敢多看幾眼；而羽客神仙也不敢靠近，只能在遠方欣賞瀑布的雄偉氣勢，文意正是承接上文「掛流三百丈，噴壑數十里。忽如飛電來，隱若白虹起」而來。就修辭句法言，敦煌本上下文意較為通順，也不會重複。

²⁷ 黃永武，《敦煌的唐詩·序》，洪範書店，台北，1987，P.7-8。



5. 以敦煌本辨別「詩篇真偽」

永武師以今本的李白〈月下獨酌〉詩為例，說明今本有「詩篇真偽」的問題，待敦煌本出現，才能獲知真相。他說：

如李白的「月下獨酌」詩，自「天若不愛酒」以下，明代的大學問家胡震亨就認為是宋代的馬子才所作，不是李白的原文。但是敦煌本出現後，證明唐朝的抄本已有這些句子，為李白所原有，不能因語句粗直就認為不是李白的詩。清代的大學問家龔自珍，他的「最錄李白集」，認為「李白集十之五六偽也」，他用朱墨二色的筆來定李白詩的真偽，只選出李白的真詩一百二十二篇，龔自珍完全憑個人的鑑賞力去評選，待敦煌本一出現，許多推測便成了癡人的夢話。²⁸

李白的《月下獨酌》寫於唐玄宗天寶三載（744年），當時李白在長安任翰林供奉，因與權臣不和，又受讒言攻擊，漸為玄宗疏遠，李白心情抑鬱，因寫此詩，藉以宣洩胸中的苦悶。

就鑑賞的角度來看，《月下獨酌》第一首（「花間一壺酒，獨酌無相親。」），寫心中的憂愁，運用想像表現出由孤獨、靜寂，轉為喜悅、歡愉，最後又回到孤獨的複雜情感。第二首（「天若不愛酒，酒星不在天。」）寫天地愛酒，自身也愛酒，酒可以通大道，也可以合自然，領略飲酒的妙諦，便知酒的美好。第三首（「三月咸陽城，千花畫如錦。」）寫萬物皆由天所安排，而萬事又難以預料，杯酒可以忘去煩憂，醉後不知有我，才是人生中最快樂之事。第四首（「窮愁千萬端，美酒三百杯。」）寫愁

²⁸ 黃永武，《敦煌的唐詩·序》，洪範書店，台北，1987，P.8-9。



思雖多，可以「借酒消愁」，酒酣之際憂愁去除，心境自然悠閑。全篇文意前後連貫，純然是李白自我真實的呈現。李白詩常借酒澆除胸中塊壘，《月下獨酌》這一組詩便是對酒的禮讚。據此而言，全篇皆是李白所寫，應該是說得通的。

然而，明代胡震亨懷疑《月下獨酌》第二首以後非李白所作，認為應是宋朝馬子才的作品。這個問題原本應該是一個不容易有定論的懸案，因為詩文真偽的判斷，固然可以從作者的風格、用語習慣、人事時地等相關資料來判斷，但也只能算是間接佐證。若無可靠的直接文獻，而僅憑個人直觀的鑑賞，的確不易獲得正確答案。

宋本李白《月下獨酌》共有四首，今本乃是承襲宋本之舊，全篇共五十四句。敦煌本抄錄此詩，共存二十四句，大抵為今本前二首詩句。重要的是，其中包含了胡震亨疑為馬子才所作詩句「天若不愛酒，酒星不在天。地若不愛酒，地應無酒泉...」諸句在內。永武師根據敦煌本證明這些詩句應是李白所寫，絕非宋朝的馬子才所作。他說：

至於胡震亨以為「天若不愛酒」以下為馬子才詩，馬子才是宋代元祐中人，今唐人抄本具在，已錄本詩，胡說自不能成立。所以敦煌本的出現，在辨偽方面也頗有功用。²⁹

永武師利用敦煌唐寫本鐵證如山的資料，自然輕易推翻了胡震亨的臆測。

²⁹ 黃永武，〈敦煌所見李白詩四十三首的價值〉，《敦煌的唐詩》，洪範書店，P.30。



四、《黃校》敦煌唐詩能酌古準今，參訂 同異，考證精覈

永武師斟理唐詩，頗能善用敦煌古寫本，但也不是一味迷信古本。他說：

敦煌本的抄寫間也不是完全沒錯的，像元稹詩敦煌本作「感恩求有十」，「恩」字一定錯誤，不是「君」就是「思」字；又像崔顥的度巴峽（今作寄盧八象）中「是日風波濟」，「濟」字也不如今本作「霽」正確。敦煌本中的錯字訛句，一樣可以從音義修辭上鑑別出來。學問貴在通達不泥，堅持先入為主的印象，而不信新材料新詮釋，固屬愚昧；迷信新出古抄的本子，而抹煞舊材料舊詮釋，也未必聰明。³⁰

是以永武師遇古今版本有異文者，必求廣徵相關文獻，明辨歷代版本得失，以客觀存真的態度，相互比勘鑑察，其中多證佐分明，足稱精核。

敦煌本《白香山詩集》中，〈賣炭翁〉詩云：「賣炭得錢何所為？身上衣裳口中食。」此詩傳世本大抵作「賣炭得錢何所營」，而敦煌本作「賣炭得錢何所為」，一般認為「營」字較雅，而「為」字較俗，白居易的詩力求淺俗，傳世本似乎與白詩風格不合。《黃校》云：

「賣炭得錢何所為」，宋本、那波本「為」作「營」，為字淺

³⁰ 黃永武，《敦煌的唐詩·序》，洪範書店，台北，1987，P.9。



白，與賣炭翁身分協調。且白詩屢用「何所為」，如夏日獨直寄蕭侍御：「日長何所為」、首夏並問：「竟日何所為」、自問此心呈諸老伴：「暮問此心何所為」、自吟拙什因有所懷：「暇來何所為」、北窗三友：「自問何所為」，例多不贅。³¹

中唐時期，宦官專權，政治頗有弊端，例如由宮廷派宦官到民間「購物」，而實奪之的「宮市」便是，長安人民經常因此受害。白居易寫〈賣炭翁〉，並在標題下注明是「苦宮市也」，詩中的「黃衣使者」和「宮使」，都是指宦官而言。此詩並未直接發表議論，也無露骨的諷刺，正是白居易諷諭詩的特色。《黃校》根據白居易詩淺白的風格，以及其他詩篇多用「何所為」一詞的通例，校定敦煌本文義較勝。

按白居易詩脫稿之後即傳誦天下，所以有很多別本。宋人見過白居易詩稿，必經過多次修改，而後定稿，故不同版本的白詩，難免有一些異文。永武師云：

又如白居易的詩有白氏手定本，現在日本還保存唐人手抄白氏手定稿本的再抄本，……而敦煌所發現的唐人寫本樂府中，有白氏詩數首，與日本所存的白氏手定稿本相比較，最為接近，而與國內的傳本每多不同。³²

白居易生前手自寫定詩文集有五本，今所見的日本傳本與宋明刻本，並無甚差異。明代正德（1506-1531年）間，嚴震刊《新樂府》二卷，題為《白氏諷諫》，敦煌本與今本《白氏詩文集》相同者十

³¹ 黃永武，〈敦煌所見白居易詩二十首的價值〉，《敦煌的唐詩》，洪範書店，P.166。

³² 黃永武，〈詩歌箋註法〉，《新增本中國詩學·考據篇》，巨流圖書公司，台北，2008，P.125。



之七八，與《白氏諷諫》相同者十之八九，則嚴刻當非從後世《白氏詩文集》抽出，必然別有所據，敦煌本似即當時單行的原帙，可能是根據元和年間的白氏稿本抄寫而成。³³

敦煌本〈賣炭翁〉「賣炭得錢何所為」句，南宋紹興刊本《白氏長慶集》、南宋刊本郭茂倩《樂府詩集》，皆作「賣炭得錢何所營」，與今本相同。按白居易的文學觀點，乃是「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³⁴，他認為詩文應該具有實用功能，能夠反映社會時事，關切民生疾苦，藉以補察時政，洩導人情。他的新樂府要求「其辭質而徑，欲見之者易喻」，故白詩的風格趨向力求淺俗，讓一般民眾明白易懂，引起共鳴，即所謂的「老嫗能解」。³⁵〈賣炭翁〉中「何所為」一詞，較「何所營」通俗，正與世傳白詩老嫗能解相合，可能是白居易先作「營」字，認為過於雅化，故又改為「為」字。敦煌本所抄寫的，恐是白詩修定稿。

五、《黃校》敦煌唐詩判斷正確， 得先見之明

敦煌本《唐人選唐詩》抄錄有丘為〈傷河龕老人〉詩，其中，「人生性命必歸止，精魄傷夫向流水」句，《黃校》云：

「精魄傷夫向流水」，不通。劉盼遂以為「夫」當作「失」，

³³ 王重民，《敦煌古籍敘錄》「白香山詩集」，木鐸出版社，台北，P.295。

³⁴ 白居易〈與元九書〉：「自登朝來，年齒漸長，閱事漸多，每與人言，多詢時務，每讀書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

³⁵ 宋釋惠洪《冷齋夜話》卷一：「白樂天每作詩，問曰解否？嫗曰解，則錄之；不解，則易之。」



正確。王重民「精魄」誤錄為「精魂」，尤不通。伯二五五四號作「精醜（魄）香風向流水」，俞平伯謂「精魄指月，下文月如鈎在輪影中，風似人來荻聲裏，足證香風二字不誤」。是唐時已有異文，「精魄傷失向逝水」，承上性命歸止而言，生命青春逝者如斯，亦可通。³⁶

按：河龕，指河邊小窟穴，「河龕老人」是居住在河邊小窟穴的窮困老人，此詩旨在關懷困窮老人。詩中「精魄傷夫向流水」句，「精魄」指精神魂魄，「傷夫」意謂女子哀傷夫婿，與上文「精魄」文義不相連屬，也與詩題「傷河龕老人」不合。《黃校》據劉盼遂作「傷失」，「精魄傷失」意謂神魂魄為之感傷失落，文義正可通。

1991年，項楚〈補全唐詩二種續校〉校訂〈傷河龕老人〉詩，於「精魂傷夫向流水」句校云：

《校記》：「精魂傷夫」伯二五五四卷作「精醜香風」，俞云：「精魂傷夫」當從伯二五五四卷作精魄（「醜」是「魄」誤），因此四字正和下文相應。精魄指月，下文月如鈎在輪影中，風似人來荻聲裏，足證香風二字不誤。劉校「『夫』當為『失』字之誤。」

楚按：劉校是，俞說恐非。此詩乃為傷悼河龕老人而作，故有「精魄傷失」（原卷照片作「魄」，《補全唐詩》誤錄作「魂」）之語。下文「月如鈎在輪影中」數句，乃發抒物是人非的悲感。……³⁷

³⁶ 黃永武，〈敦煌伯二五五六七號中丘為詩的價值〉，《敦煌的唐詩》，洪範書店，P.117-118。

³⁷ 項楚，〈補全唐詩二種續校〉，《敦煌文學叢考》，上海古籍出版社，



項楚校「精魄」句亦以劉盼遂校作「精魄傷失」為是，見解與《黃校》相同。《黃校》出版於 1987 年，比《項校》為早。

六、結語

詩歌的鑑賞固然可以經由各種不同途徑來闡析，如字義的詮釋、名物典故的考據、作品的情境，以至於鑑賞者的主觀好惡等等，但詩文若因時代變遷，歷經後人輾轉傳抄，往往容易遭到竄改，則鑑賞結果必將失去詩人的本真。唐代距今千餘載，唐詩當經輾轉傳抄，文字難免有異，後人訓釋亦殊。如果遇到義理難通者，經常會假借旁通之道，加以主觀臆測，實則有可能義理全乖。

敦煌學興起以來，不少學者曾致力於從敦煌文書中輯錄唐人詩歌，並且作進一步的考釋研究，獲得顯著的成果。永武師利用敦煌唐詩寫本材料來整理今傳唐詩，藉由細密的排比鉤稽，考證精博，詳為折中，持論篤實，可謂「商量舊學，匯通新知」，釐清了許多後人對唐詩的誤解和疑惑，使我們見到古詩真貌，明瞭長久以來誦讀的唐詩，竟然有不少是錯誤的詩句。同時也讓我們學習到如何運用客觀審美的研究方法，去鑑賞一首詩，重新認識唐詩的美好。

今日敦煌文書出版品頗為豐富，我們看到的唐代詩人與詩歌的數量，比以前來得多，對於唐代詩歌的研究整理，應該能夠更加廣泛而深入的探討。永武師整理敦煌唐詩的研究方法，不僅運用在如何考訂文字是非，更展現在詩歌的解析鑑賞上，達到「明白詩義，體察興會」的成果，確實足以作為我們參考學習的優良典範。



參考書目

- 黃永武《敦煌的唐詩》，台北：洪範書店，1987。
- 黃永武、施淑婷《敦煌的唐詩續編》，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9。
- 黃永武《敦煌遺書最新目錄》，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6。
- 黃永武《新增本中國詩學·考據篇》，巨流圖書公司，台北，2008。
- 黃永武《新增本中國詩學·鑑賞篇》，巨流圖書公司，台北，2008。
- 黃永武、張高評合著，《唐詩三百首鑑賞》，黎明文化事業公司，台北，1986。
- 王重民《補全唐詩》，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79。
- 王重民、劉修業《補全唐詩拾遺》，《中華文史論叢》1963：5，北京，1963。
- 王重民《敦煌古籍敘錄》「白香山詩集」，台北，木鐸出版社，1981。
- 王重民等《全唐詩外編》，台北，木鐸出版社，1983。
- 王重民〈敦煌唐人詩集殘卷考釋〉，《中華文史論叢》1984：2，北京，1984。
- 項楚〈補全唐詩二種續校〉，《敦煌文學叢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 林聰明〈敦煌文書所抄文士作品初探〉，《東吳文史學報》5號，台北，1986。

